

# 本家大叔是个理发匠

刘先卫

还自言自语,往往一不留神就会在你的脑袋、脖子上拉开一条小血口,留下一道小血印子。等被埋下一个葫芦头、茶壶盖后,头上竟有痛痒痒的感觉,用小手一抹发现还有丝丝血迹,于是小家伙声嘶力竭放开喉咙大哭了起来。

小孩子一哭一闹,大叔像做错了事的孩子,默默低垂着头站在一边,他不敢争辩也就不好意思开口收钱了。大人往往闻讯赶过来,数落埋怨一番后仍然掏给了他理发钱,都是乡里乡亲低头不见抬头见,再说大叔又不是故意要让你出血。那年月没有平坦的公路,要想正儿八经理个发必须到山外面去。小孩子赶五、六里崎岖山路步行到回老寺,没谁愿意行走那么远的山路。何况要跨过清花河那座狭窄的独木桥,河水发出的咆哮声就让胆小的我们双腿发颤,裹足不前。

大多数时候,我看见大叔只是给人剃个光头或者平头,又快又好。理发最后一环是用捣耳勺往耳朵里鼓掏一番,顾客眯着眼美滋滋地享受。但我们小孩家家才是他的主要客源,一、两个月要理一次头发,接受他主动上门服务,老老实实正襟危坐,生怕理出一个阴阳头来,那会被小伙伴笑掉下巴。特别是除夕前理个发过新年,我跟大伙往往会评个优劣高低,头发剪得好的神清气爽,走路趾高气扬;相反,头发剪得差劲的灰头土脸,只能垂头丧气认输。

大叔理完发,收好工具,捧出书本低着头回家,那时像其他不懂事的孩子一样,我也爱追在他背后喊“美疯子”(刘是他的姓,“美”才是他的名字),大叔始终不搭理。但我不会追太远,因为我患有腿疾根本跑不动。后来我们上学念书识得几个字的时候,从书本里学到了一个“粪”字,便学以致用又将大

叔改名叫他“米田共”,是“臭不可闻”的意思。我们心里还暗自得意发笑。

我跟着顽皮的小伙伴一边在后面追赶,一边在后面掷小石块,事实上费了吃奶的力气也击不到他身上。因为大叔一返身,嘴里不知嘟囔什么,吓得我们掉头往回跑,或者碰巧被大人遇上了,还要遭受一顿呵叱和责骂,或者罚跪在地上被荆条伺候,直到我们哭泣讨饶“不敬了”为止。然而第二天,小孩子不长记性一副死血的样子,看见大叔仍然要嬉皮一番,上演着“猫捉耗子”的游戏,搞得大人常常哭笑不得。我们童年生活唯一的“娱乐”方式,就是跟着大叔这样过来的。大叔在乡邻眼中是一个怪人,没有文化但书不离手,听说是研究什么物理量子类;他孤寡一人据称是老婆离婚刺激引起的,又有人说说是修建牛形山水库时摔伤了大脑。早在几年前,大叔去镇政府办理五保户养老,首先要到派出所办一个身份证,大叔在车上上窜下跳几乎是“绑架”过去才办好的。

大叔一生奉行素食主义,吃的是粗茶淡饭,住的是低矮土坯房,过着近乎苦行僧的生活。时隔四十年后,因为年迈的父母住在乡下,我回老家的次数渐渐多了起来。看见大叔已经秃头佝偻着腰,一身补丁衣服,我却不敢正视他的眼睛,没有勇气喊他一声“叔叔”,唯恐自己的不尊敬伤害了他。

年过七旬、日渐苍老的大叔,对那门理发手艺早已“金盆洗手”。为了维持生计,固执的大叔仍然种了三分稻田。我不知道大叔那套理发工具还在不在,如今,乡村理发匠已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。但不管岁月如何变迁,我始终记得,大叔曾经是一个受人尊敬的理发匠。

# 青葱岁月的那一段情

唐兰荣

江南的三月,是春暖的日子,一切生灵在这个季节都开始了萌动。淡淡的春色中,雁城一下子变得多彩起来,各种花迅速的轮番绽放,一片片李花洁白如云,一树树桃花粉红似霞……那湿漉漉的空气,从领口钻进来,脖子凉凉的,让你心里有说不出的惬意。

伫立春风中,每当看到那柳条妙曼的身姿,袅娜的风情在三月天里轻轻舞动,总让我想起羊城那段青葱的岁月,那位遥远的女孩。那一年,春暖花开,红艳艳的木棉花染红了整片南国的天空,空气里的香气经久弥漫,到处流淌春的味道。慢慢行走在工厂宿舍区,也是无意间,那个让我终生难忘的画面映入我的眼帘。一个亭亭玉立的女孩,依在二楼的阳台上,微微侧转身子,把一头的长发披洒在肩头,怡然的梳理。一件漂亮的白色连衣裙很好地将她包裹,有着纯洁与温柔的感觉。我惊喜得有点不知所措,陌路相逢一颗心,为之一颤!我与虹,就这样相识在广州的那家工厂。

原以为,我所向往的心灵皈依处,总在千山之遥,万水之远,必须穷尽一生的向往,才能踏歌而行。然,那一天,一次无意的邂逅,才知道,那一抹惊鸿,早已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光影。不知是经历与处境的相似,还是前生的相识,两个孤单的却满载抱负的心,让我们就这样相知,以至于日后渐渐的相恋……

那时,我在工厂做企业内刊主编,虹在车间做主管。曾经单调而平淡的打工生活,也因为虹而丰富起来。刚到沿海城市的我们对一切是那么地新鲜好奇,第一次吃米饭,第一次看到流光溢彩的夜景,第一次听到电视里才能听到的粤语……虹有一个好脾气,像春天的阳光,温暖而柔软。那时候,我们总会在春光明媚的日子,携伴邀友,寻一块平坦的地方,放飞风筝。手拉线绳,飘摇的风筝活泼似飞鸟,在蓝天里承载着对自由的渴望,对梦想的追逐,对生活的向往。还有那溜冰场里,放肆的尖叫、自由的滑行和KTV里的歇斯底里……只要一下班或周末,我们就手牵手走在木棉树下谈天说地。虹娇羞地说,凡夫凡妇,有我的地方,便有她心的依靠。微风拂过处,我们迎风而立。闭上眼,虹说,仿佛这风里便有相伴一生的密码和祝福。

然而,欢乐的时光总是走得太快,转眼间,便又过了一年。生活的现实还是更加清晰地摆在我们面前。我们分别来自一南一北两不同的省份,相隔千里,无情的距离在我们之间斩下了一道巨大的鸿沟。就因为相隔千里,就因为父母之命难违,虹说她已答应父母做个孝顺女。最后,虹毅然选择了放手,残酷的现实就这样击垮了我们的爱情。虽然,我们还曾如此的坚守着那份纯真的爱,但距离让我们改变,时间让我们不得不承认爱情的甜蜜只是虚幻的瞬间,现实的无情摧毁了一切。虹终究是拗不过父母,伤心地走了。我忘了她是怎么坐上开往另一个城市的列车,只依稀记得火车启动时,在风雨中飘摇的一抹景色以及一丝苦涩的感动。那个春日,我也选择回到了家乡,开始另一种生活。踏上归途的一瞬间,心里有莫名的疼痛。我转回头看着眼前的工厂大门,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停留,再见了,我熟悉的城市!我再也抑制不住的泪水悄悄滑下来了,滴湿了春天薄薄的衣衫。

如今,我们各自在不同的城市,为了生活而忙碌碌地奔波着。平淡如水的日子让我们都从懵懂中清醒,从幻想到现实,虹由倔强可爱的女孩,蜕变成了温柔贤淑的女人、妻子和母亲,我也由稚嫩顽皮的男孩历练成了成熟稳重的男人、丈夫和父亲。从此,虹和我,两条在某一时刻曾彼此相交的直线,背离了彼此,各自围成了自己的圆,从此失去交集。时隔多年,或许当我们在某个飘雨的午后,或某个寂静的深夜,想起那时的微笑或忧伤,我们心中定会充满感激,感激命运给了我们那段一起走过的岁月……

岁月备忘录

每逢上街理发,我就会想起一位孤独的老人来。老人属承字辈,按刘氏辈分来讲还是我的本家大叔。大叔是一个远近闻名、走家串户的理发匠。他一直未娶妻生子,是一个散养在家的五保户,与我老家台上隔垅住在刘家湾。大叔为人随和、敦厚、不善言辞,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。

记得我小时候,大叔给我们理发,理一个普通平头只要一毛钱,后来才陆续续续一毛一毛地上涨到五毛。老实讲,我不能说大叔理发的手艺好或不好。他理的头发尽管参差不齐,也没有有什么推、拿、捏的技术绝活,可是,长大至今我喜欢的仍是理普通平头。反而,到现在再也找不到儿时剪发那种开心和乐趣了。

大叔常年肩挎着一个旧木匣子,里面装着剪刀、刀片、布片、磨刀石、挖耳子几件零星工具,还有一本厚厚的书用布包得严严实实。这些东西他不轻易放手,也绝不允许我们搬弄。理发前,大叔会在主人的门前台阶上搁上磨刀石,将刀片磨得锋利无比,然后鼓着腮帮子使劲吹气,刀片寒光逼人,让我躲在大人身后好一阵害怕。

我们的害怕是有理由的。当一个一个排队轮到理发时,坐在方凳子上或长条凳上,大叔将油腻腻的披肩布迅即一抖,绕过脖子搭在你的胸前,左手按着你的头,右手拿着推剪(原来使用的是大剪刀剪发,后来才改用推剪理发),一边

# 伯父这辈子

尹建勋

耐劳,被县委工作组破格安排到县人民医院跟班学医。伯父从药剂学徒干起,白天跟师傅学切药、制药,晚上挑灯苦读,自学中医药理知识,从一个医学的门外汉到知名的药剂师,从跟班学徒到2年后工作转正,再到担任药剂科主任,付出的努力可想而知。

伯父一生勤勉勤劳。在那个艰难困苦的岁月,伯父每天从老家出发,走二三十里山路到县城上班,下班后又赶回老家兼顾农事。即使早上5点出门,晚上8点回家,即使白天单位上班,晚上回家干活,即使工作劳心,农事劳力,耕读劳身,您也从叫苦,从无怨言。您就是这样半工半农、半耕半读,早出晚归,寒来暑往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几十年如一日,一步一个脚印,始终坚忍坚持坚守着心中的家园故土,付出的艰辛难以想象!

伯父一生积德行善。身为医生的您,宅心仁厚,一生都在治病救人、扶危解困。在老家开药店期间,您慈心济世,不管乡邻家庭条件如何,您始终不忘医生救死扶伤、治病救人的初心,把治好病、

解好难放在第一位,即使病友一时困难没钱付药,也不碍事,您总是和颜悦色,笑脸迎送,一如既往。伯母去世时,众多病友欠的巨额医药费就是最有力的佐证。您在医院工作期间,乡亲乡邻不管谁找您帮忙,只要做得到,您总是尽自己最大能力帮忙,做不到的,您甚至求人也帮忙到底。救苦解困、乐于助人是您一生做人、行医的准则。毛主席说过,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,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,不做坏事。伯父啊,您就是那做一辈子好事,帮别人一辈子的好人,我们将以您为荣,以您为榜样,继续做好人,做好事,以传承您敬老孝亲、悌友泛众、爱幼树人的好家风。

敬爱的伯父  
因口腔癌晚期于  
2017年3月11日20时  
15分仙逝了,享年64岁,  
给我留下无尽的殇。回忆往昔,不禁  
泫然。

伯父一生艰苦奋斗。他出生于1954年,正好碰上国家困难时期,家里兄弟姊妹众多,饥寒交迫、忍冻挨饿是常事,吃了一辈子的苦。伯父天资聪慧、智力过人,中学时期学习成绩优异,高中被公社推荐为知识青年进城务工,因工作认真负责、吃苦

